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六)

山中历险记

邓 洪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山中历险记

周 作人 著 沈从文 译



內 容 概 要

本书包括三个短篇故事

“潘虎”是写一个农民游击队长的刚强性格和蛮干行为以及党争取改造他的情形。“短促而光辉的生命”写的是邓洪同志的继儿子鍾强为革命事业而坚持斗争和牺牲了生命的壮烈故事。“山中历险记”写的是邓洪同志在湘鄂赣地区掉队后，一面有敌人追踪，一面在吃不到一点东西的深山里，渡过七天七夜的亲身遭遇。

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我们革命前辈在那艰苦环境里是如何坚持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六)

山 中 历 险 记

邓 洪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纬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江西分店发行

*

书号: 01087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 1/4·字数: 25,300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76

统一书号: T 11110·12

定价:(6)一角三分

K23
T3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六)

山中历险记

鄧 洪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編者的話

坚强勇敢的江西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进行了長期的、艰苦的、不屈不撓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为了發揚江西人民光荣的革命傳統，我們决定陸續分集出版“江西革命斗争故事”，書名为“紅色風暴”，每本約10——20万字。

我們考慮到广大工農羣众的普遍要求和需要，故在出版“紅色風暴”的同时，出版这套“江西革命斗争故事”叢書，以便于广大工農羣众閱讀。

这九本是从“紅色風暴”第一集中的內容分別选編出來的。每本都充分地反映了江西人民为革命的艰苦奋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反映了江西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輝歷史。

1957年6月我們出版了“七天七夜”的小冊子。在这本書里，鄧洪同志寫了三个短篇故事，即“七天七夜”、“潘虎”和“艰苦的歲月”（鄭子卿也即鄧洪同志）。最近作者將“潘虎”一篇作了适当修改，重寫了“七天七夜”，改名为“山中歷險記”，并加进了“短促而光輝的生命”一篇，成了今天出版的这本小冊子，特此說明。

1958.7.

目 录

潘 虎	(4)
短促而光輝的生命	(16)
山中歷險記	(24)

潘 虎

鄧 洪

1930年6月，我以修鐘表為掩護，在瀏陽縣的鎮頭市從事黨的祕密活動。這時，湘東北各地到处有黨的地下組織，到处有黨領導的游擊活動，有些地方的羣眾還自動組織起來暴動，革命的浪濤正在湘東北地底下汹涌澎湃。駐在鎮頭市的反动地方團隊查獲我們準備暴動的兩布袋紅色袖章，認為我有嫌疑，把我逮捕了。幸喜沒有被抓到什么証據，又找到有力的保人，我才得從虎口中逃脫出來。

但由此一來，我就不能在鎮頭市呆下去了，因此決定到醴陵縣去。鎮頭市離醴陵90里，我找了一個叫李春生的人一道去。他是我職業上的同伴，不是革命同志。我們都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袴，撐着漂亮的布傘，提着小小的修鐘表的工具箱，這是作為鐘表匠所需要的裝束。

我們一大早出發，出鎮不遠，就有一個農民跟在我們後面同行，背上背一個布袋，看樣子是從鎮頭市買東西回鄉下去的。這人一直跟着我們，我們坐下休息，他也休息，我們走，他也走。

半上午，到了一個名叫石灰咀的地方。這是一個小集鎮，只有十多戶店鋪。我們坐下休息時，那個買東西的農

民沒有照例跟着坐下來。一会，另外來了兩個農民，問我們叫什麼名字，做什麼事情，從哪里來，最後用邀請的口氣說：

“我們隊長請你們去談談。”

不多久以前，聽說石灰咀搞起了一個紅軍游擊隊，但我沒有和他們發生過直接聯繫。當時湘東北黨組織為了便於不相識的同志之間必要時的相互聯繫，規定得有一些聯絡暗號和暗語。我想，既然是紅軍游擊隊，凭暗號暗語一定可以溝通關係。於是大胆同那兩個農民去見隊長。李春生却害怕起來，兩眼張皇地望着我，臉色鉄青。

走到一個屋子門口，有一個手持梭鏢的農民站崗，手臂上挂了一個紅袖章，他望望我和李春生，又向那兩個喊我們的來農民眨眨眼睛。再往里走，廳堂里很肅靜，只有一個彪形大漢昂頭挺胸坐在一張椅子上，那大漢粗眉毛、大眼睛，滿腮胡子，黑里透紅的臉色，穿一身青布的普通對襟短裝，一見我們就指着喝道：

“你你你你們是什、什麼人？”

他口吃，說起話來眼睛急的一個勁地眨動。

我把我們的姓名、籍貫、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做什麼事情，說了一遍。這當中，有幾個人陸陸續續從屋子後面走了出來，也都是穿着老百姓衣服。

“你你你們是是是探、探子。”那大漢又指着我喝道。

所謂探子，就是偵探，凭什么說我們是偵探呢？我有些奇怪。莫不是我們這身裝束招惹注意么？我從從容容地

回答他：

“报告隊長，我們是修鐘表的，不是探子。”

“你还还还强辯，我我我們昨天卜、卜、卜了卦，說今、今天有兩個探探探子來。”說罢轉向旁边的人喝道：

“綁綁綁起來！”

看見他們真的要綁，我就一面申說，一面用手勢做暗号。我張开五指把手一舉，他們沒有反应；我又把衣領向里一折，他們也沒有反应；再用食指和姆指做成半个圓圈，还是沒有反应。于是我就用暗語問他們：問五大洲是什么，他們答不出；問四大將領是誰，他們也不懂，我心里慌了：这是什么游击隊呢？

在我爭辯着，做着手勢的当中，他們已經把我們綁起來了。大概由于老是我一个人講話，李春生沒有做声，他們又把我一个人吊了起來，用大竹片敲打我，要我招認是哪里派出的偵探，正是大热天，汗从头上淌下來，匯集到下巴尖上，象流水一样往下落。李春生被綁着兩手站在一旁，只是哀哀地哭泣：“不得了呀！我家里还有娘呀！还有老婆孩子呀！”

我火了，仗着自己有組織关系，态度也就很强硬。我厉声問他們：

“你們到底是什么游击隊！受那里領導的？”

“我我我我們是紅、紅軍游击隊，我我我我自己領、領導的。”那蛮橫的隊長暴跳着說。

“你們既然是紅軍游击隊，为什么我剛才作許多聯絡暗号，你們不懂呢？告訴你們，我倒真是個共產黨員

哩。”

“你你你你还强、强辯！”那隊長大發雷霆，拿起一張磨得雪亮的鋤刀往我腳下一丟：“請請請你直架。”

這是句江湖黑話，意思就是“殺你的頭”。我不由一驚，但馬上就鎮靜下來，依然態度強硬地說：

“我的頭是不容易殺的，我是有組織的。你們要殺，也要等過三天，先派人到上級去查問清楚。”

那隊長還要咆哮，旁邊有人插進來問我：

“你在这地方認識什么人么？”

我立刻想起有個叫潘紹桃的鐘表匠來，他的徒弟是我學修鐘表的師傅，我便說出了他的名字。

這一來，他們就停止了拷打，互相擠了一下眼睛，那位隊長就走出去了，其餘的人也一個一個跟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李春生兩個。汗在臉上流着，好象很多蟲子在臉上爬着咬着似的，全身衣服都濕透，腳底地上汗水成了窪。我看看李春生，他似乎比我吊着的還難受，臉上沒有一點人色。

過了一會，有幾個人端着三個瓜瓢和飯甌盃筷之類來了。一個瓜瓢里盛着一個雞，一個瓜瓢里盛着一條魚，另一個盛着一個豬肘子。他們把我放下來，把李春生的手也解開了，叫我們吃飯。李春生還在哭泣，一點也不吃，我倒吃了個滿飽。吃過飯後，又給綁起了，但沒有吊上。

忽然外面有人吆喝，只見一個農民推着一輛獨輪車走來，車子上堆着幾個飽鼓鼓的袋子，車子後面跟着好些人。車子一停，有的人就搬起袋子往籬筐里倒，原來是裝

的白米；另一些人却把那推車子的人按倒在地，用竹片鞭打他。那竹片是經過削制的，看得出是特備的刑具。

那推車子的人一面掙扎，一面嚎叫：

“副爺！不要打我呀！我不是土豪呀！我是他家里的長工呀！”

“誰叫你給土豪家做長工？”

“哪個叫你給土豪推車子？”

人們嘈雜地喝罵着。

那人又哀求說，他家里沒田，不做長工就沒飯吃。又說，土豪家里沒有人推得起車子，他要不給推，這米就到不了游擊隊。

可是人們不由分說，畢竟狠狠地打了他一頓，还用馬刀把所有的布袋都砍破了，把車子也劈掉了。

看到這種情況，叫我哭不得笑不得。怎麼他們是這麼一種作風呢？而我，碰上這樣一些蠻不講理的人，又怎麼對付他們呢？這時我才真的納悶起來。

一會，來了一個人，他說他姓唐，叫唐福仁，堆着滿臉笑容向我們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誤會了，害你們受了委屈。”

說着把我們手上的繩子解掉了。

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他，要求派人到瀏陽第十六區（中壩）去了解。他滿口答應。談了一會，他走了，還是把我們留在原來的房間。

又過了一會，潘紹桃來了。有了熟人該好說話了吧。我想。於是又把我的情況談了一陣，再度要求游擊隊派人

了解。

“不要怕，”潘紹桃寬慰我說：“这是个誤会，不会把你們怎样的。”他說他也在游击隊里，他会帮助我把事情弄好的。

“你們隊長姓什么？”我問他。

“姓潘，叫潘虎。”

“这人脾气有点急躁吧？”我又試探着問。

潘紹桃笑笑，輕輕地点了点头：

“是呀，就是有点脾气，人家背地里都叫他潘蛮子哩。”大概他覺得不該說這話，馬上改变庄重的口气說：

“不过，人可真是好人！又公道，又直爽；胆量又大，說干就干。隊里的人也好，老百姓也好，沒誰个不敬重他的。”停一停又說：“他要不是这点脾气呀，說不准早在國民党的部隊里当上大官哩。”

“他在國民党的部隊里呆过？”

“嗯，呆过不少年头哩。”

原來潘虎以前在國民党的部隊里由行伍出身升到連長，作战非常勇敢，北伐时立过很多功。蔣介石叛变革命时，他分不清是非，还是在國民党的部隊里当連長。后來看見國民党的部隊尽做些摧殘老百姓的事，他就气愤不过，开了小差。

“他是个文王（文盲）。”潘紹桃繼續說，“家里又窮。从部隊里一回來，他就自己种田。今年四月，紅軍攻長沙时，他参加游击隊当了一名兵。荆平（属劉陽南鄉）一仗，給敌人打散了，他就回來搞这个游击隊，真正張旗

鳴鼓搞起來还不到一個月哩。”

潘紹桃還告訴我，他們昨天真的卜了卦。那卜卦的人說，三天之內會有兩個探子從鎮頭市那邊來，潘隊長就馬上派人到鎮頭市去偵察，就是那個背着一個布袋、跟在我們後面走了老半天的人。

與潘紹桃談過之後，我就放心了，我想，中均離這裡只有幾十里，他們一定會派人去了解，也許已經派人了解了。等那去了解的人一回來，我們不就可以脫身走了嗎？可沒料到，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又把我們綁起了！還牽着繩子要我們出去！為什麼還要綁我們呢？這傍晚時分把我們牽到什麼地方去呢？這些連送米的長工都要狠狠打一頓的蠻漢，能保不胡亂殺人嗎？我心里不由的緊張起來。

走出屋外，只見坪子里站着一個雙行隊伍，約有一百多人，有的肩着梭鏢，有的肩着鳥銃，也有拿馬刀、鐵尺之類武器的，但沒有一支步槍，衣服也穿的五顏六色，只是手臂上都有一個紅色的袖章。那位潘虎隊長走到隊伍前面講話，結結巴巴地不知道講些什麼，似乎是叫大家守規矩，粗聲重氣地沒說上兩三句話就結束道：“沒沒沒什麼講了。”

我也說不清當時是什麼動機，忽然想出去講幾句話，也許是對於他們那種作法所懷的不滿逼着我這樣做吧。

“報告隊長！我可以向大家講幾句話嗎？”

潘虎望望我，賭氣似地說：

“你你你講吧。”

于是我向隊伍前面走去。那個用繩子牽着我的人，倒象是被我牽着似的。

“同志們！我有几句话講。”我大声开始了我的講話。

全場頓時啞靜下來，一雙雙的眼睛都向我睜大着。這時我只想趁這個不可再得的机会，把我所知道的革命道理傾倒出來，而首先想到的是紅軍三大紀律。一直講了約摸個把鐘頭，听的人連一点咳嗽的声音都沒有。

我把話講完之後，已經暮色沉沉了，隊伍却向街外開去，我們兩個也被牽着跟在後面。起初，由于剛才講話所產生的那種興奮還在支配着我，我沒有完全想到當前的危險，等到走出街外，隊伍不向大路走而折向通往山上的一條小道時，我立刻回復了緊張情緒。山道又陡又狹，兩旁的樹木把黃昏時微弱的余光又遮去了一半，陰森森中只听得一百多人的脚步声唰唰唰作響，不由人毛髮都豎了起來。我想，我剛從敵人的虎口里逃出來，要是又給游擊隊殺了的話，那才真是冤哉枉也哩。

翻過山頂來到一個山窩，這裡有一小片比較平坦的地方，隊伍忽然停住了。潘虎向我面前一站，粗聲地問：

“你你你還有什麼話、話講嗎？”

我以為是問我臨刑的遺言，汗象黃豆一般大一顆顆地冒出來。我說：

“別的話沒有，你把我殺了可不要說我是反革命。還有，請通知我父親，請他來一下，你們不要打他，他是老實人。我身上還有十幾塊錢，請你交給我父親。”

沒有回答，也沒有解釋，隊伍又在走動。走到一個很小的破屋子面前停下了。潘虎又对大家講話，他要大家早些睡覺，晚上要肅靜，還問派了哪些人放哨……

原來他們是來山上住宿，而不是來殺我們，我心里一塊石頭這才落了地。我推想，他們是由于武力薄弱，晚上怕被敵人包圍，不敢停在鎮上，所以到山上來住。但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用繩子牽着我們走呢？為什麼不把上山住宿這事告訴我們而要使我們受這場虛驚呢？他們不是已經承認抓我們是出于誤會，還向我們道過歉么？碰到這些人真是莫可奈何！我在心里嘆了一口長氣。

我們被指定在一個房子里睡覺，手上的繩子給解掉了，但橫擋着門口支起了一個臨時的床鋪，有兩個人睡在上面看守着我們。

大概到了半夜時分，他們來問我的口供，桌子上點着一盞桐油燈，潘虎和別的五、六個人圍在房間里面坐着。

起初他們問我個人的情況，後來又問到有關革命形勢的一些問題和鎮頭市敵駐軍的動靜。開始時用的是審訊的口吻，慢慢就變成研究、商討式的談話了。潘虎一直很少做聲，談了好一會之後，他忽然向我命令道：

“你你你就在我們這這這里搞事吧！”

看見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補充道：

“你不不不要走，就就就在我們這這這里搞事。”

原來他是要我參加他們的游擊隊。

“那不能啦，隊長。”我說：“我是有工作的，組織上分配了我的工作。”

“那你就就是探子！”潘虎把手向我一指，厉声說。其余的人也跟着威逼我。

没有办法，我只好另找理由拒絕他們。

“你們这里的事我搞不來，你們不是革命，是胡鬧。”

話一出口，我自己吃了一驚，以为一定会激怒这位暴躁的隊長的。可是他却沒有生气，只是詫異地問：

“怎怎怎么是胡鬧呢？”

于是我从毆打送米的長工这件事上指出他們許多錯誤，說明了党的政策，告訴他們以后應該怎么办。

潘虎睜着那双大眼睛，靜靜地听着。其余的人，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好象在說：“原來是这样的呀！”

我的話一停，潘虎就馬上接着說：

“就就就照你你你說的办。你你你來当政委。”

“我当政委？”

“嗯。”

我連忙搖頭：

“不行，不行，我沒有这分能力。”

“你你你是党黨員嘛。”出乎意外，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婉和，似乎已在向我低声下气了。

“你們要政委，”我說：“为什么不要求組織上派一个下來呢？”

潘虎顯得有些尷尬：

“我我我是自、自己鑿竿子的。”

我这才知道，原來他們不是我們党領導的游击隊，而

是自發地組織起來的。

“怪不得，你們還信迷信，還卜卦。”

“卜卦怎怎怎么不可以呢？孔孔孔明，劉劉劉伯溫也卜卜卜卦哩。”

我不覺好笑起來，我說：

“要我當政委的話，那你就得服從我啦。”

“我服服服從你。”潘虎把頭向我低下來。

從被他們抓住起，我一直惱恨這個隊長，因為他蠻不講理地折磨了我大半天。可是這時我却忽然覺得他可愛起來。我想，象潘虎這樣的人，以及依附在他周圍的那些人，都是革命的基本羣眾，都是應該爭取的，而我既然碰上了他們，就更有責任把他們爭取到黨的旗幟下而來，何況他們還自動要求黨的領導。于是我說：

“好吧，我就留下。”

隨着我的話聲的停落，我第一次看見這位粗眉大眼的隊長象個孩子似的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我們就和黨組織取得了聯繫，潘虎的游擊隊由瀏陽縣第16區領導，潘虎任隊長，我任政委。當年七月，為了配合紅軍第二次進攻長沙，16區把全區的游擊隊合併起來，改編為赤衛隊第16團，我任團軍需長，潘虎任副團長兼特務連連長。這特務連是全團的一個核心，全團有20支步槍，全部編在特務連里，這是因為16區當時只有潘虎一個人懂得一些軍事。十月，瀏陽西鄉的14、15、16、17四個區的赤衛隊又合編為赤衛第五師，又把全師的槍支集中在特務連里，由潘虎掌握，我就改任師政委。潘虎對黨非